

小说月报

第9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池莉·致无尽岁月

邓一光·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

叶广芩·梦也何曾到谢桥

阎连科·耙耧天歌

万方·空镜子

严歌苓·也是亚当，也是夏娃

北村·周渔的喊叫

祁智·陈宗辉的故事

池莉·梅岭一号

梁晓声·喷壶

王安忆·酒徒

石钟山·片警杨杰的一天

裘山山·瑞士轮椅

史铁生·两个故事

迟子建·河柳图

聂鑫森·烟波芥舟

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第9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第9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306-3236-1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55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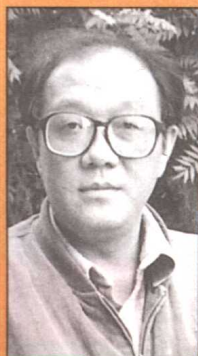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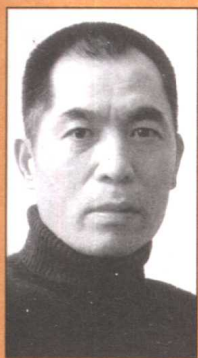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3.5 插页 2 字数 548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1-18000 册

定价:34.00 元



小镜月报

第九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| 池莉小传 | |
| 5 | 致无尽岁月 | 池 莉 |
| | 邓一光小传 | |
| 67 | 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| 邓一光 |
| | 叶广芩小传 | |
| 149 | 梦也何曾到谢桥 | 叶广芩 |
| | 阎连科小传 | |
| 201 | 耙耧天歌 | 阎连科 |

目 录

万方小传

265 空镜子

万 方

严歌苓小传

341 也是亚当,也是夏娃

严歌苓

北村小传

439 周渔的喊叫

北 村

祁智小传

511 陈宗辉的故事

祁 智

短篇小说

池莉小传

585 梅岭一号

池 莉

梁晓声小传

607 喷壶

梁晓声

目 录

王安忆小传	
621 酒徒	王安忆
石钟山小传	
651 片警杨杰的一天	石钟山
裘山山小传	
667 瑞士轮椅	裘山山
史铁生小传	
679 两个故事	史铁生
迟子建小传	
693 河柳图	迟子建
聂鑫森小传	
719 烟波芥舟	聂鑫森
739 编后语	

中篇小说





池莉小传

池莉，女，湖北人，现居武汉。高中毕业下放农村，插队期间做过乡村小学教师。1976年就读于冶金医学院，毕业后到武汉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做医生。1983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任武汉市《芳草》文学月刊社文学编辑。1990年进入武汉文学院，从事专业写作。现任武汉市文学院院长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自幼喜欢文学写作与阅读，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现有作品三百多万字。主要著作有《池莉文集》（七卷）。长篇小说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小姐你早》等。小说获国内各项文学奖四十余种。其小说《烦恼人生》、《太阳出世》、《你是一条河》、《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》、《你以为你是谁》、《来来往往》、《生活秀》、《一夜盛开如玫瑰》分获《小说月报》第三届、四届、五届、七届、八届、九届百花奖。部分作品有英文、法文、日文等外文译本。

致无尽岁月

池 莉

—

有的时候，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，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——我的二十岁，分明就在一刻之前。

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，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：脸蛋又大又红，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，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，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—致，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。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，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，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：恨不得吃你一口哇！

那个二十岁，真的就在不远处。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。距今不到二十年。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。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，自己挖的树坑，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靴。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，还不能算作大树。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

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。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,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。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,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。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,又放回了储藏间。

在储藏间,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。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。感谢上帝,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: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。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,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,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。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。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,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。而到处积淀的灰尘,那才是真正的沧桑。储藏间不说话,它把故事和历史,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。你心里想看什么,就可以看得见;你真心地想交谈,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。尤其让你舒服的是,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,它已经绝对没有了,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,那种类似于暴发户,新贵,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。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,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,是那么地温润,柔和,宁静,悠远。沐浴这种智慧之光,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,回到你真正的老家。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。我想,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,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。我想,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。然后,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。他们叫道:奶奶在哪里呢?我饿坏了!

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。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。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。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，看大街上纷纷跌跌的人们。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，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。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。当他们猝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，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，紧接着，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惟一原因，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惟一原因。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。就是这样，我认识了大毛。大毛也是知青，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，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，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。

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。他比我高出一个头，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。他一笑，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。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，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。于是，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，并且，朝着他，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。

我说：喂喂，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？

大毛说：你说什么？

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，重复了一遍我的话。

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。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，他故意地说：请问，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？

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。

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，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，聪明的，有理想的好青年。后来，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，他叫共产党生。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：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？

奇怪的是，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，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。

二

那天下的油凌是江汉平原上罕见的油凌。据县委招待所门房的老伯说，这种油凌大约十几二十年下一次，他还记得上一次是在1956年下的。1956年，那是一个我无法感觉的时间，因为我还没有出生。老伯却说得很兴奋，一副对罕见的事物记忆犹新的样子。可见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，只要你善于骄傲。老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口鼻处和火车头一样突突喷着蒸汽。他很有经验地把草绳绑在鞋子上，给我们示范怎样走路才不会滑跤。他的腰间也紧紧地系了多重的草绳，他介绍说这样扎住棉袄，人就暖和多了。大毛也拿过一根草绳，紧紧地扎住了他自己的腰，然后挺起胸脯拍了拍腰眼，说：哦，真的是暖和多了。我哧哧笑着扭身走开。我是二十岁的姑娘。二十岁的姑娘就是冻死也绝对不会往腰间扎草绳。

油凌就是指这种冷得要命，滑得要命的冰凌。我对下油凌的说法并不陌生。在老人们的讲古当中，我无数次地听说过。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遇上了一次，并且

在这罕见的天气里，我认识了大毛。本来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油凌对于我也许只是一种天气。认识了大毛，油凌的性质就起了变化。

那天的油凌是突如其来的。在这之前的几天里，天阴着，偶尔飘一点小雪，小雪落到地上，很快就融化了。我是穿着一件毛线衣和一件棉袄，坐手扶拖拉机来到县里的。当然头上严实地包裹了围巾，脸上戴了大口罩。在大半天的路途中，我并没有感觉到承受不了的寒冷。昨天下午开始，寒冷的感觉明显加剧。雪完全停了。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，还从树梢上和墙缝中发出鬼一般的厉叫。我棉袄里的棉花好像在渐渐地被抽掉。我袖着手在院子里闲逛，发现了腊梅非同寻常的姿态，它们在枝头勃然怒放，纤细的花蕊每一根都如钢针般挺立，而平日里那淡淡的清香此刻是那么浓郁地直接扑上了人的脸。待我回过神来，天空已经灰里透黄，缓缓下压，梧桐树顶端的乌鸦“刮啊”一声逃向远方。我把手从袖笼里抽了出来，手就顿时像被谁咬了一口。今天的清晨，我是被冻醒的。我的被子里已经没有一丝热气，脚趾头冻得生生地疼。使我诧异万分一骨碌就坐了起来的还不是这冷；是我的头发，我披散在枕头上面的发丝，有几缕在我的呼吸的气息边缘，它们结了冰！头发在我睡觉的枕头上结了冰，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事。我连忙打开箱子，拿出了棉裤，棉背心，把自己穿得鼓鼓囊囊，连胳膊肘弯过来都要费很大的劲。穿好衣服，我出门一看：我的天！整个世界完全被晶莹的冰凌所包裹，无比地洁净，无比地光滑，每一根线条都是那么圆润！天哪，美极了！我的眼睛眩晕了。我眯缝着眼睛顽强地欣赏着

眼前的美景。没有了,由于连日的小雪造成的泥泞肮脏的地面;没有了,台阶上残破的缺口;没有了,路边那那被遗弃的破旧椅子的断肢。不,一切都还在,熟悉的环境并没有离我远去,可一切都变得是那么完整与美丽。这不就是玉宇琼楼吗!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,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无限的崇拜和折服。这美丽之巨大之磅礴之精致之神奇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准备。我惊呆了,心里有小鸟的翅膀在欢快地扑腾。接着我又把自己滑了出去,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,用我们在田野里干活时候呼唤伙伴的声音撒野地叫道:你们快出来呀——他们,许多知青,纷纷地跑了出来,一个个都疯了似的欢叫起来!

如果不是大毛的出现,我将继续沉浸在单纯的诗意的快乐之中。

中午,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大毛表情极其严肃,他不胜遗憾和不胜感慨地发表评论说:湖北,湖北这个地方,过去我知道的就是:它是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。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它的气候是如此的恶劣,冬天是这么这么的冷!

我说:你们北方的冬天不是更冷吗?

大毛说:那是外面。房子里面是不冷的。房子里面有暖气,穿一件毛衣就够了。哪有冷得睡不着觉的道理!

我发誓,在我二十岁的人生经历里,我是第一次确凿地听人说北方的冬天不冷,在房间里可以穿毛衣。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。

我说:你吹牛。

大毛说:这还值得我吹牛吗?我们北方就是这样